

說苑卷第一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歲在癸亥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上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行齊在以上之端誠以處之
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
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
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
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
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

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符之
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
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
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
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
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
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
蒯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

安則通陳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
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
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
之地如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
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
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
計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
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

如強秦亦將龍衣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况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荆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有入門而右不若

善者之門而左者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情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臣管仲故萊三歸之遂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子三人相與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者田不租父老皆拜間立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

右復賜父老無徭徭父老皆拜問立先生又不
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
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
獨不拜寡人自以為少故賜父老無徭徭父老
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問立先
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
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
下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
雖豐以備田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早

賤無以貴先生問立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
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
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
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
王出今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
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
也賜臣無徭徭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
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原請先生為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

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立壽王獨曰
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
為非而壽王獨以為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
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
於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
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
意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
德顯行帝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
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
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
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
是日賜虞立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
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
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人食者尚何與
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言之將曰桓司馬者
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駟亦呼車御肘其駟曰
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駟謂其御曰當呼

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
正轡銜使馬卒驚駑妄肆道中行人必逢大敵
下車免劔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辭子
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焉
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以者已慮之矣嗇
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夫計於廟堂之
上若自筭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
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其憂深且重
臣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二日與

臣憂者乃立以為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
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
事則直言且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
知彈有言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
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
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知者因
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
使則不可矣

孟嘗君曰君之寄目也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
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家人聞之因計
而入不因劍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
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寡人哉客曰不然
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虛天下疾狗也見死而
相屬則無矢菟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
得菟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
昔華舟把梁戰而和具其悲之向城而哭隅焉

之崩城爲之弛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
矣夫土壤且可爲忠况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
然目見鶴鶴巢於葦若若者髮毛建之女工不
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若折卵破子死
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
也鼠者人之所燻也目未嘗見稷狐見攻杜鼠
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
齊齊王使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

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
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社傳
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我飯牛康衢
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
具五羊之皮為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
二子之行未得為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
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于魯公三坐而五立未
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
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既衣韋衣而朝燕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
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遠循而作色曰失服事
可矣以端士行乎北日者荆為長劍危冠令尹子
西出為齊短衣而逐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為越
一身鬚髮苑垂垂大夫種出為西戎左社而楫結
余亦出為鳥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
裘者當羊鳴且曰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為
也一鄉之聞也衣乘之裘也林既曰不知君之

所謂者何也夫。至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
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龜鼈而
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
而出者此獵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是勇
流血中野者山之武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
色端辯以犯王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為
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為之恐也此既之
所以為勇者也

文侯與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

酌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酌公乘不仁舉
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
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
為人臣者不易為君亦不易今吾已設令令不
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為上客
襄成君始刺之曰衣翠衣帶玉劍履縞鳥立于
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鍾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
於是也楚大夫蔣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
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

不言莊亭遷延杏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
 子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蒲
 菀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柱杜會鍾鼓之音畢
 榜檣越人擁揖而歌歌辭曰濫兮赫草濫予昌
 予昌州州健則烏乎秦有脊縵予乎昭
 濫慍隨河湖鄂君子哲日吾不知越歌子試
 為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
 何之兮舉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
 同舟蒙羞然好兮不嘗詎耻心機

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看
 兮君不知於具鄂君子哲乃檣脩袂行而擁之
 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哲親楚王母弟也官為
 令尹爵為一榜檣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
 今君何以踰於鄂君子哲臣獨何以不若榜檣
 之人願犯君之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子
 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
 未嘗遇像如川之卒也自今以後須以壯少之
 禮謹受命雍門子周以琴見子盜嘗君孟嘗

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
能令足下悲哉豈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
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
無道之士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
及四鄰誦折厭厭厭無所告忽不若交
歡相愛無怨而仕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
若少失二親兄公別離家室不足憂感盈匈
留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
而回無樂已兄苦是者臣一為之微朕援琴而

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君是下千乘之君也
居則廣夏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
進而諂諛燕則鬪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節
風練色以濟日流聲以虞耳水遊則連方舟載
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身遊則馳騁女獵乎乎
原廣圍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方
比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志死與生雖有善
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
曰以為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為足下悲

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
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
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
誰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讎於弱薛豈之
猶摩蕭斧而伐荆茵也必不留仁矣天下有議
之士無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
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竭
臺既以下而青庭矣嬰京豎子樵菜新苑
獨其足而人見之無不愀然足下

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
孟嘗君泣然泣一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
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
君涕浪汗增歎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今
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遂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皙接草
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遽伯玉為之載車公
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
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遽伯玉曰謹

受命遽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主楚王曰何國最多士遽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曰楚不能用王楚王大說遽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遽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鬬蠻蚩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蠻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

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遽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漑之金罍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既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

而說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
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
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桀鯀於
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僂管蔡而相周公不濫
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
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
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
不虛爲之有迫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
不舊則足猶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
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
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
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
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
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
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
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
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

為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以發君
之度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賸耳何暇衣
新而不舊舍君度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為
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
入焉願君為吾為文尺之書寄我與秦主我往
而遇乎因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問謀
固不遇日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為之書寄
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日祿之來入大王
之境田疇益盛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

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
孟嘗君者其人賢入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
收天下英又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
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為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
令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
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舍君度盈而不虛
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
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

鮒魚焉大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為
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漑汝鮒魚曰今吾命在
瓮甕瓦之中耳乃為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漑我汝
即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
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備肆矣文
侯於是乃發粟百鐘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飢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
何對曰歲飢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
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

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
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
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為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一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
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
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掘城者將掘之
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
懼請劾二人之尸以為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

不足以致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
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木也百姓名是其
材焉太宰詰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
也夫賜也酒一累壞也以一累壞增大山不益
其高也子貢不知太宰詰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
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酌焉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如人何子貢對曰賜不
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
而去之寡人問子貢曰不識何也子貢曰賜

警渴者之飲江海知口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
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
尼賢乎對曰賢公曰甘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
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賢若可乎對曰今謂天
高無少長愚智皆知其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
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賢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
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

不通乎仲左不對異曰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為伊若信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而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

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事貴
曰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殺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桓楮而居檻車中無愁色是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一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

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
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下遇時也家殘於齊而
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
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
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
臣之特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率聞
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
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
天下夫何為死之哉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
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二日
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
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
是行突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
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為人也數變其
十五年也庶以不匿其過共二十也仁以喜美
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七

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
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卷第十一

說苑卷第十二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在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遠事不得
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
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
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
義者各上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
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

夫者謂將師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
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
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為
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
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
無通言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
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亦嘗悲若此也王曰宮
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狂耶王曰

天有 帝濕絃有絲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
書儀者曰明君之使人也往之以事不制以辭
遭言則賀之凶則吊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
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
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未
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
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結降道過鄭鄭新與
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物使復

言令家... 揚乃許於是楚乘勢以樓
車令呼宋使降遂信其約而致其晉君命由晉
方悉周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公至
矣楚莊王大怒將身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
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
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
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
臣無信而得死者楚之王諸弟皆諫王赦之
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晉公 爲上卿故

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陽陵陽陵君辭而不受使
唐且謂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陽陵君獨以
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
寡人以 **倍** 之地易之陽陵君辭而不受是輕
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
爲趨者陽陵也夫陽陵君受地於宋君而守之
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
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德乎唐且曰王臣未

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彼以百萬流血千里
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
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額地
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死夫愚人之怒耳非
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車諸刺王僚彗星襲月
奔星書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
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自此三人皆夫布衣
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六合怒未幾擗厲於
天下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棄

七上卷下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
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臨陵獨以五
十里也符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子
貢之用子貢曰使吳貴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
恃也於是以揚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
曰齊為無道欲使用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
百邦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弊與吳
王懼乃與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

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合人
趙倉唐進稱曰為人子三年不問父問不可謂
孝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
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矣未得可使者倉唐
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如此
夫於是乃遣倉唐緹比大奉晨鳧獻於文侯倉
唐主上謂曰薛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
禮以燕則奉晨鳧敬獻而用緹比大敬上喻

文侯悅曰擊慈我知吾所嗜自知吾所好乃召倉唐
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
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
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
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
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
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
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
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

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鳩彼晨風
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欷歔如何如何忘我實
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
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
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
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
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
乃設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

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不
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
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
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
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
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
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為慈父而
擊為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皇于飛嗚嗚其羽
亦集爰止鵲始謂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夫子

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以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只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齊分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曰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知有主者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日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大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起魯

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日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糞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刻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故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刻羊矣臣之君固以刻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上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上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上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推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損

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
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准漢王
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
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
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
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
下誅暴逆將相發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
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正印剖符通使君王宜
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國

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禮宗族使
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越則殺王已降漢王反
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臣嘗
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
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
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
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民
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民富庶
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有封疆也今王

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踰臨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下金陵生拜尉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為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為見子焉使者曰冠雖弊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懼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與充之用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者以

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擗然
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
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
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
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
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意諸發令
逐韃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
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賓者客見則稱天子明

曰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
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
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具王
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
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為罪
矣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
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
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
勞者必大

子欲與者
之所不侮而
存然後吳

夷之鄉希

概然避位

吾子客焉

事不通履

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其口必困此臣
之所以仕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哉哉晏子出
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僕而此高擲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前晏子不剖
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
賜人主削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馬乘無教
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
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

言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問之

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

王曰何坐曰坐盜主曰衣何人固盜乎晏子反顧

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

生不為橘乃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

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以荆而盜得無土地使

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高小門於大門之

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必狗人

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僨其更從大門入見楚王
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闔張
袂成帷墀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
曰然則何為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
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
臣使楚耳

秦楚戰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
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
意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至子以鬻鐘其

者如何使者曰秦楚戰兵吾王使我光窺我
死而不還則吾王知敬言戒整齊兵以備楚是
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置於鐘死
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
鐘鼓鐘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
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孰
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救之此之謂造命楚使
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楮官使者曰大我梧
乎至曰江潭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

馬使者曰昔燕攻齊遵維路渡濟橋焚雍門
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擊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
差格死於龍門飲馬平潘澠定獲乎琅邪王
與木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悟之
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司馬
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教曰使者問悟之年耶昔
者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
子胥被瑛乞食於吳闔廬以爲將相三年將
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汜舉級頭百萬囊橐存郢

說苑卷第十三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安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詭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高舉而無遺事矣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燕聽獨斷惟在一人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

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
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
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
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
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
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
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
爲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
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

以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
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
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
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
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
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
子曰揚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
者不惑是安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僂魚魯有孔子吾且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僂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立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僂魯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立聞之則船焚矢則麋鹿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獲巢變卵則鳳皇不翔立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以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在左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

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歆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僕者延而進之分級而告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

曰臣聞君子有三德德者喜樂者鍾鼓之色

然清靜者綬紆之色敦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曰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敦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晉三年晉果亡威公又曰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亡民令有

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人切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躋固無休息溷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

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
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為二故有道者言
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
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
以亡也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
而澆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
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
其地今城未及首三板曰趙生龜人馬相食

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
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
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
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借約為難不可
成之事其勢力可見也是疵必為趙說君且使君
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且之言
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
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云士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

比及三年必亡宋八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蔡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眾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

蔡而殘之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入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五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道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母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而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處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
旁鄰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
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
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
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
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
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為司馬將兵而往來虜
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
且問曰甚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至此

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之者言之也
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為役吾亦何以不
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
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
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弃寡人豎刀
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刀自刑以求入君其
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
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

用之必爲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
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
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二人
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
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
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
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
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亂

韓昭侯造作尚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
何也曰不時言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
利不利昭侯言利矣不作尚門往年秦救宜陽
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友
益奢此所謂禍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
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頽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
見人父問其子出子方曰其以平陵友乎吾聞
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頽欲使其衆甚矣後果

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
弘曰晉人已勝知氏矣歸而繕甲砥兵其以我為
事乎梁公曰不患吾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
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
使如虜之戰臣以出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
必也勿已乎其備也吾何不聽明年闔盧盧襲郢
莊王欲伐陳使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

一可攻者曰城郭高厚堅深其多積穀其

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齊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齊夫之所在執不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衛靈公簪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於衛其

亡乎對曰昔者夏桀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
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彘不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為不
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
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
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
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
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莊王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臺

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
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
甯甯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
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
廬能用其衆故破幾於相舉今聞夫差又甚焉
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矣昔闔廬
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以人親
戚之困而共之在軍食孰者半而後食其所嘗

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
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
行所欲必成既好必從玆異是聚夫差先自敗
已焉能敗我

越破夫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
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
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
取東國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
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

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
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
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滋陽虎所欲傾覆也魯
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母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
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
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
九夷之師日疋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
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

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迴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盪而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

學眾早人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

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漁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許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
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
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
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迎歲彼
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
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
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
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
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六敗

走饑勾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
之禍也夫天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
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
與我則吳可取也越主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
曰不可夫天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讎敵戰之
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
江五湖以王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
廬之所以一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
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

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
服仁人不以餓饑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爲也
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
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鄆澤靈公
未喋盟成何涉他殺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
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
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如姊妹
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

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共
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
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
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
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
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
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
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

王身死國亡君之臣焉君之有也為民君也魯
君遂為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閻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波
兒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
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
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
則若若從且夫具若蜂蠱然不奔毒於人
則不爭余恐奔毒於我也遂遣之

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

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
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
而救齊大敗我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
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
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為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
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
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
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

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
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
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
無數卜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
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
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
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
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疎以色事人者

華然而愛之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

無解於王乎女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智於

先生江乙曰何從爲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

矣江乙去居介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子

者通之於王也曰未可也居暮年江乙復見安

陵纏曰乎豈以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

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

言未得王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

其年共王獵江乙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鹿狼

之嗥若雷霆者狂兇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
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兇死車下王大
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
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遁而却泣下沾衿抱
王曰萬歲之後二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者誰於
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
善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
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
曰少却吾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道
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二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
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龍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
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
曰大國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
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
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
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

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以故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楚下使於秦秦曰之具弟獻三晉

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楚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是斬林除園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五舉也爲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采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鄆之良日而與之為官爵之事而書之因為設壇於門外而埋之累之以殺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日桓公因襲之遂取鄆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搜轡自駕其僕接薪而載之行

十日夜而至壘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昭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傳大垣公子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死於...
...
...

鴻壽年三月巳亥謹

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

書曰不編不虛王道

滿言至公也古有行大

公者帝堯是也責為

富天下得舜而傳

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

人下若遺蹤於天下猶

然况其細於天下乎非

中堯孰能行之孔子曰

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

則之易曰無首吝此蓋

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

下其德大矣惟公於

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共後世之所則也彼人
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
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
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公恕道行之以不黨
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
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慝生詐偽生塞誠信生
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
分也詩云庶幾上帝之謂言言公也

吳王季子使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
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
是王壽夢薨死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
乃為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
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
如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
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
為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乎先曰以吾父
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

伐之君猶何爲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
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善與
爾爲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之
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然身不入吳君
子以其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
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奪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
諸侯之義死社稷大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
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大
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有姓故事勲育我民以
大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
屠其群臣耆且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
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
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
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
民非特鬪兵能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
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幸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
曰子何以言之幸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

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太公其地不北不營丘之
謂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
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
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
曰昔周成三之下君成問也其命龜曰子一人
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
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
依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
公之戒其子也曰吾欲至之德於兩社之間也

何書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
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
或示有天問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古者五
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孰為之博上七十人未
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
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
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得由古者善
將官天下善可使伐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臣

下行禁繡。秦始欲爲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禁繡之道？」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千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鐘，萬石之簠，婦女連百，倡優樂舞，與作蠶山宮室，五雜。祀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止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聞然，無以應之。而有慙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之也。」

詩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殪，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宮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也？」願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殪之有？」

君不推此而有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故
粟幣帛腐於國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
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
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
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殪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
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
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仲尼所謂大公也

焉章問曰孔子於衛主誰於齊主誰於魯主誰
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
繻由繻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繻子謂子
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
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
命而主雍雎與寺人涿環是無命也孔子曰
於魯猶料適家遺相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
宋是孔子嘗距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
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

孔子主雍雒與守人者環何必為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
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
與緝芥之惡之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
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謂然而嘆曰
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
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
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以異並作也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孔子生於亂世其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
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
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
紀綱之廢壞服重屨遠周流應聘乃侯幸施道
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
不肆六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
其恩故謂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
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移身運德於一城將欲

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群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二軍之士皆
未息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曰動而言肆懼
我將遁矣道之河必敗之趙有曰死傷未收而
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入於險無勇也請待

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兵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二年楚不亡
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聽之吾未可以助
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此子其難矣焉能然子

久國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
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自不忠君
王又何以爲忠且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業
地三百號曰國者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
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或之虞丘子意入見於
王曰且言孫叔敖果可倚持國政奉國法而不
黨施刑裁而不亂可謂公平莊三日夫子之賜
也已

趙宣子言韋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未嘗無

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何由之後趙
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
必死矣其王朝景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彼
罷趙宣子觸太夫鬻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
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
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
謂不當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下
惟晉國適享之乃言叔是賴之故不拜也
晉人公問於谷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谷犯

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對曰君問
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谷犯而謝之曰
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谷犯曰薦
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
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草王子靈共招萊二子出
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
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
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

言曰鄧為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
吾谷無道甚於鄧呼夫而號君聞之群臣恐君
見之曰討有罪而檢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
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弃法非所以保國也私
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
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
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
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守國法也豈直士

待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釋
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
意也何廷理之駸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
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
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
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
以法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
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
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

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
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
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祀國法程廷理釋之
子文不聽恤顧然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
馬蹄蹂躪者斬其軻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
蹂躪廷理斬其軻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
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
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

社稷是臣
下陵一也臣無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
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

言拜死

太子怒入曰王曰師慶遂臣之車王曰舍之老
君在前而不死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寧佳也
吳王闔廬者伍子胥與師復讎於楚子胥
諫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

舊君之義復
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其後曰
事而後復其
讎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
私矣

孔子為魯司
寇聽獄必歸斷敢敢然皆以
君子進曰某
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又曰
子以為何
曰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
當役某子
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
云云然
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
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為衛政則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始朝
門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
不踰曰於彼有實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
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
斷損主之法令而親刑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
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刑者曰斷足固我罪
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
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使時
刑君傲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

哉天生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
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
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說苑卷第十四

